



THE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日本文化论

杨伟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论 / 杨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6
(外国文化论丛)
ISBN 978-7-5366-9730-0

I.日… II.杨… III.文化—研究—日本 IV.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4479 号

日本文化论

RIBEN WENHUALUN

杨 伟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江 萍
责任编辑: 江 萍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65mm×1 02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65 千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66-9730-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风土与日本文化	1
第二章 “神佛习合”与日本人宗教意识的多重构造	16
第三章 日本古代神话与日本文化的“中空结构”	33
第四章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日本社会的纵向结构	52
第五章 日本的“家”制度和文化的结构	91
第六章 日本人的“间人主义”	115
第七章 日本人与“世间”	158
第八章 日本人与“间”的文化	188
第九章 日本人与“卡瓦伊”文化	220
参考书目	264

前 言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一直是文化论上的热门话题,围绕着日本文化所展开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日本文化就像是一栋开着无穷多窗户的房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窗户看见的是不同的风景,但正是这些不同的风景揭示着房屋的各种属性和特质,也丰富着人们对房屋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有时候又变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想象者对自身的文化想象。

“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我们中国除了把他当做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还当特别注意,因为他有很多地方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从实利这一点说来,日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现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种研究。”^①周作人在《中国与日本》一文中的这段话既论述了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性,也指出了我们中国人在日本观上的重大缺失。即我们长期以来的日本研究都没有把日本当做一个独立的客体来加以对待,要么把日本文化看做是中国文化的模仿或者是西方文化的亚流,要么仅仅

^① 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将日本当做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或方法,即只是把日本当做了走向西方的一座便捷的桥梁。这一点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中用近于调侃的口吻所说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的确,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同文同种”的说法甚至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我们日本观的主流地位,再加上近代以后,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后进国的“小日本”居然走在了中国的前列,率先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并在一段时间内,用武力占领了我们“大中华”的大片土地,竭尽疯狂之能事,极大地伤害了我们国人的感情,并从多种意义上颠覆了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固有形象,也颠覆了我们中国人习以惯之的自我定位。因此,在我们眼里,日本人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他者,一种邻近而又遥远的存在,甚至不啻一个近于怪异和危险的民族,以至于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用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形容词来对日本人做出的描述唤起了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共感。“他们礼仪超群,但却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他们行为举止非常刻板,但却又很善于适应激进的变革”,“他们忠实宽厚,但却又不可信赖,心怀叵测”,“他们温顺善良,但有时却冷酷得近于残暴”。^① 但不管怎样使用矛盾修辞法来形容日本人,甚至把“喜怒无常”、“不可理喻”当做是他们性格最突出的标签,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或许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偏见,因为在他们那种变化无常的喜怒哀乐和不可理喻的矛盾行为中,其实有着自身的规律性。

正是围绕着日本人这种不可理喻的性格以及背后的深层结构所进行的探讨,构成了无数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的母题。而日本人的这种独特性显然与日本文化结构的独特性一脉相承,比如,我们同样可以用大量的“虽然,但是”来描述日本文化的特征,即它是极端东方的,同样也不乏西方的因素,它是世界上罕有地完好保存了传统的文化,又是极富现代特色的文化。这一切就如日本的主要宗教既可以举出神道,也可以举出佛教,甚至还可以举出基督教一样;还有日本的家族文化既像中国的家族文化一样重视血缘关系,也像西方一样注重“契约关系”,从而形成了以“缘约原理”

^①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为特征的家族文化。显然,在日本文化的所有领域中都贯穿着这样一种双重甚至多重构造。不难想见,在这样一种双重构造或多重构造的背后,必定存在着某种能够使之得以成立的文化模式上的深层结构。而众多的日本文化论著都可以看做是对这种日本文化模式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索的结晶。

不妨把拙著《日本文化论》也看做是这一延长线上的东西,即无意全面论述日本的历史或文化的所有层面,而是撷取日本文化论上的热点问题和最能揭示出日本文化深层结构的议题来展开文化学上的分析,并借鉴日本和世界上有关日本文化论的研究成果,甚至包括在国内还鲜有介绍的理论,来破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独特性的秘密之所在。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本书从“风土与日本文化”、“‘神佛习合’与日本人宗教意识的多重构造”、“日本古代神话与日本文化的‘中空结构’”、“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日本社会的纵向结构”、“日本的‘家’制度和文化结构”、“日本人的‘间人主义’”、“日本人与‘世间’”、“日本人与‘间’的文化”、“日本人与‘卡瓦伊’文化”等九个领域探讨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些领域涵盖了日本文化的众多方面,在主题上貌似各自独立,甚至有零散之虞,但事实上,一旦仔细考量,会发现它们之间不乏有机的联系。

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风土对日本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比如日本人那种泛神论式的自然观和与自然的融合意识就是日本风土的产物。在日本固有的风土中,孕育了日本人不是以理念而是以感性为基础的思维模式,通过彼此共享与自然的融合感来感受神的存在,形成了以心传心、在沉默和空白中达成相互理解的“间”的文化,并诞生了神道这种具有开放色彩的多神教宗教。从神佛习合到神道与佛教的并立,再到日本宗教的多重构造,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改造力。而这种包容力或许就来自于日本文化的中空结构,以至于可以毫不抵触地接纳世界上的所有先进文明,并以纤细的感受性来逐步使异文化趋于日本化。

与此同时,被海洋与大陆隔绝开来的岛国的孤立性和民族的同质性催生了日本人的村落意识和对共同体的强烈依赖。不可否认,村落意识是所有古代人共有的东西,但当其他社会脱离原始时代,以其他原则——比如契约、法则等来取代了村落意识之后,日本人却顽迷地保留了这种本能性

的村落意识和村落价值观,并使其得到发展,变得更加洗练。比如,当西方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之后,日本人却形成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间人社会。所谓的间人社会,就是把人作为处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来把握,把人视为一种无法脱离人际关系的存在。因此,日本人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义理人情和各种派阀意识,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来说,就是所谓的集团意识。这种以集团意识为基础的价值观与本能性的家族主义价值观、部族式价值观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所以,日本的集团组织,甚至整个社会都浸润着家族主义式的因素,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家(ie)”制度深远地影响着日本的文化结构、组织形态和日本人的价值观。个人的思考必须从属于集团的利益,重视全体的协调性和共同体意识,为此,整个组织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纵向结构来实现集团的意志。而这种纵向结构的社会又是以直接性的人际纽带为基础的庞大组织,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较之普遍性的思想,毋宁说是习惯和传统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日本,境况和人际关系通常优先于抽象的法律和原则。较之抽象的理论,倒是情绪和本能构成了日本人行动的重要指针。

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社会不同于以思想为中心的社会,是以情感和感性为支柱的社会,缺乏对意识形态的执著,一般情况下也不试图构筑某种恒久不变的绝对理念体系,即是说,在价值体系上处于中空状态。因此,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思想时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世间”——即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因此,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日本人又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惧怕外部人士介入世间内部。换言之,日本在追求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是高度排外的,而在其他的次元上却是全面开放的。但在其他以思想为中心的社会里,情形却恰恰相反。人们在接受外来思想和语言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排斥感,而对于外国人在自己身边工作或生活却毫不在意。

显然,在日本这样一个以感性为中心的间人社会里,诞生以空白和沉默为契机的“间”的文化不足为奇。在那种沉默背后所共有的感性空间里,可以酝酿更加深刻的双向情感交流,比滔滔不绝的演说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同样,在一个强调感性的社会里,像卡瓦伊那种感性的、多元的美学得

到极大的发展,并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浪潮,也自有其文化传统上的理由。

当然,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描述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期,如何排除情绪化的因素,从学术的角度来冷静而客观地来评价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应该是每一个从事日本研究的人着力奋斗的目标。

在写作本书期间,正逢笔者在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作客座研究员,阅读了大量日本文化论方面的著作,并得到了中日文化论的著名学者王敏教授的悉心关照。目前,尽管印象式的日本文化论已经大量见诸书市,但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来探讨日本文化的著作还乏善可陈,而且一些最重要的日本文化论观点还没有介绍到国内。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起到窗口作用,帮助读者了解更多的日本文化论的新近成果。尽管其中的学术观点并非笔者的原创,但却浸润着笔者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倘若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拙著,对某些理论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著,从而加深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了解,间接地有益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本人将不胜荣幸。

在本书出版之际,笔者首先要感谢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学术上的指点,以及我的恩师法政大学文学部胜又浩教授给予我的大量教诲。当然,还要感谢本丛书的牵头人蓝仁哲教授和责编江萍女士,没有他们的信任和嘱托,很难设想这本书能够问世。此外,还要感谢本人所在的四川外语学院科研处,为本书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科研经费。

杨 伟

2007年7月7日于日本东京府中红叶丘

第七章

日本人与“世间”

滨口惠俊的间人主义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相互关系性,即个体更趋于参照他人的行为决定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与他人相协调的个人”。在“间人”模式下,个体的界限并不明确,相互具有共同的生活空间,而且个人将这个共同的空间视为人存在的必备要素。这种状态下的人,与其说是独立的个体,不如说是一种“关系体”。人的本质是“相互性”而非“个体性”。由这样的人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的“场”,不具备明确的构成单位,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体系,是很难用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这一概念来加以概括的。因为所谓的“社会”是由诸个“个人”构成的完整体系,是各个成员分担的角色系统的上位系统。因此,为了区别于“社会”,滨口惠俊把日本人这种由间人构成的社会生活的“场”叫做“世间”。换句话说,既然日本社会不存在着欧洲意义上的“个人”,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以独立·自由·平等的市民为前提的市民社会。而以市民社会为前提所构筑的社会科学在说明日本社会时就自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为了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我们就有必要对日本的“世间”进行分析。

同是“世间”这两个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中文,而且在语义上也大为不同。中文的《辞海》只是把“世间”作为“世界”、“人间”等的近义词来解释的,而在日语的《广辞苑》中,却对“世间”至少有多达6种解释。1. 佛教中的众生世间;2. 天地之间;3. 人世、人生;4. 社会、世上、世人;5. 个人的交际、活动的范围;6. 财产。尽管看起来条目繁多,但现在常

用的词义却似乎并不太多。比如,在权威的小学馆版《中日·日中辞典》中,就只列举了第4和第5种意义,证明它们是现代日语中最常用的两种主要含义,而这两种含义恰恰是中文所没有的,或至少是非主流的,其中必然蕴涵着日本人在世间观念上的独特思维。因此,在本章里,我们正是以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世间”观念作为切入点,来探索日本社会和日本人行为模式的特点,并试图解决滨口惠俊的间人理论所没能解答的某些问题,然而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比如,当滨口惠俊为我们描绘了日本人重视和谐与协调、强调相互信赖的互惠关系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时,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些或许是同样重要但却性质相反的现象,比如,就像赖肖尔所指出的那样:“上下火车时,平时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的日本人你推我挤,成了争先恐后、你推我攘的野蛮人。”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队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无疑与日本人生活中的文雅色彩和井然有序有天壤之别”^①。这些被赖肖尔称之为“在特殊环境中丧失伦理道德方面的典型例子”^②该如何解释呢?或许对日本“世间”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中的答案,即便不可能是全部的答案。

无所不在的“世间”

对于日本人来说,世间是像空气般无所不在的东西。日本人经常说“他是一个不懂世间的家伙”,或是相反说“那是一个深谙世间的人”。可一旦要追问日本人什么是世间,他们又很难做出准确的回答。世间确实存在,并且是无所不在。但世间又不是像水杯或烟缸一类的客观物质存在,所以,当你试图去拽住它的那一瞬间,它却从手中悄悄滑落了。这或许缘于世间是一种过于日常性的存在,以至于它常常不是以一种明确的形态或清晰的概念浮现在日本人的脑海里。

日本学者阿部谨也作为“世间学”的创立者之一,对“世间”做出了如下的定义:“所谓的世间,是指连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圈子,尽管不存在

① 赖肖尔:《当代日本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4页。

② 同①。

着什么会章或公约,但却用稳固的纽带将个人与个人维系在一起。而且,世间并不是个人主动营造的结果,而是总觉得自己的位置就在其中。世间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世间包括同学会、公司、政党的派系、短歌协会、俳句协会、文坛、围棋或象棋协会、体育俱乐部、大学的系部、学会等等,无形的世间则指左邻右舍,以及交换贺年片和互有赠答行为的人际关系圈子。”^①换言之,所谓的世间就是指日本人通过利害关系与世界结成的一种纽带,即日本人与现在具有某种关系、或是今后有可能发生关系的所有人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网络。

就像井上忠司所说的那样:“人究竟把从何处到何处的范围叫做世间呢?界定其范围的,绝非什么客观存在的标准。因为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里,所以,世间不能不变成一个茫然而含糊的东西。”^②换言之,世间最终是由人们的共同观念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共同幻想。所以,对于不同的人,世间的范围就既可能很宽,也可能很窄。它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只有几名成员的小型组织,而有时候又可能囊括整个日本社会。

社会与世间乃是两个貌似相近其实大相径庭的概念。社会是一个近代用语的世界,有着以货币经济为主轴的外向结构,贯穿着以契约关系为中心的市场原理;而另一方面,世间则主要处在人际关系中,在此不是货币经济,而是赠与·互酬的原则形成了主要结构。我们在第六章说过,日本人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远近不同的若干圈子:最内一圈是“亲人或者自家人”(日语为“身内”)组成的,最外一圈是生人(日语为“他人”)组成,中间是熟人、朋友同事等(日语为“仲間”)。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世间就是在“身内”之外的圈子,通过职业、爱好、出生地或母校等契机而发生关联的熟人关系,大体相当于上述三大人际关系中的中间圈子。但由于这三个圈子的划分并不是恒久不变的,具有较大的可转换性,所以,大致相当于中间圈子的世间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尽管现在的世间通常指的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交际范围,但从前述《广辞苑》的释义来看,历史上,世间曾经在佛教的影响下具有更为广泛的内

① 『阿部謹也著作集』第7卷,筑摩書房,2000年版,第11页。

② 井上忠司:『「世间体」の構造——社会心理史への試み』,NHKブックス,1984年版,第71页。

涵,所以,至今仍就容易被认为具备与社会一词相匹敌的广泛意义,但事实上,就像日本有句谚语叫“世间看似广阔,实则狭小”一样,日本人通常的交际范围并没有那么广泛,多数日本人所属的世间也是比较狭窄的。对于认为“人=人间=世间”的日本人来说,较之社会,世间是更有亲近感,并可以被视为实体的社会体系。在日本人看来,所谓“社会”、“人类”之类的概念乃是一种遥远而抽象的东西,而所谓“人类皆兄弟”的台词更是不具备实感的空头口号,毋宁说在日常生活的次元上,唯有那些属于自己世间的成员,才让他们真切地感觉到是自己的伙伴,从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

比如,当发生飞机失事的时候,一看到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日本人总是忙不迭地浏览遇难者的名单,首先看上面有没有自己的亲属、朋友,即属于自己世间的人。如果有属于自己世间的人,要么马上去探望,要么迅速赶去参加悼念仪式,出席葬礼。因为这是世间铁定的法则。而一旦没有自己世间的人,就顿时如释重负。对世间内成员的过度关注有时候与对世间外成员的漠视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

世间的构造

在日本,得到世间的准入证,受到世间的接纳,乃是一个人成人的标志。所谓“不懂世间的人”,无论上了多大的年纪,都只能永远是孩子。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人被世间接纳的条件是什么呢? 1. 他首先必须懂得长幼之序;2. 珍视赠与·互酬的关系。但这些最终不啻自己所属世间内部的事情,所以,日本人对于其他不同世间的事和人就显得非常迟钝。世间具备的是场所型论理构造。在那样的场所里,存在着被日语“世间体(在世间中的面子,体面)”这个词所表征的世间成规。如果说世间这个“场”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时空之场,那么,其中的秩序和伦理就体现为“世间体”,而个人则是世间内的一种存在。一旦进入同一世间这个“场”,就进入了像日本谚语所说的“世间没有恶鬼,尽是好人”的安全地带,可以对其他世间的人不屑一顾,因为世间的构造决定了成员对陌生人很难产生伦理上的共鸣。而且,一旦离开自己所属的世间,就会找不到自己在世间内的地位和角色,从而丧失固有的行动基准,陷入深刻的不安。

世间的结构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表层由“建前(tatemaе——表面上的原则,大道理)一表面一外部一义理”所构成,其深层由“本音(honne——真心话,老实话)一里面一内部一人情”所构成,从而形成了一个立体结构。而个人就在世间这个肉眼看不见的结构中行动着。

比如,日本到处都有商品交易市场,其中贯穿着市场经济的原理。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市场里的商人们会把顾客分为常客和生客。生客毕竟是只停留在表面交往上的客人,即属于来自“外部”的客人,所以卖给他的是摆在店面上的商品,其价格也是“建前(原则上)”的那个价格。因为是外部的客人,所以适用的是义理原则。可常客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常客是处在深层构造中的客人,所以,店主会对常客说一声“又进了好货哟”,然后从店铺的“里面”拿出所谓的好货来。价格则是“本音(真心)”的价格。不过,这种“本音”的价格并不一定就是便宜的价格。有时候也可能卖出高价钱,如果遇到当天销售情况不佳,店主还可能诉诸常客的“人情”,把商品推销给对方。因为常客是内部的客人,因而相互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甘え(依赖)”和被“甘え(依赖)”的关系。

由此看来,日本的“市场”不可分割地交织着两种市场原理:事务性处理商品交易的市场原理和由长期交往的信赖关系所支撑的市场原理。当然,这不仅限于鱼店、蔬菜店等小型市场,即使是处理证券交易和银行业务等的大型现代化公司也不例外。

❁ 世间的规矩

世间是用世间的成规来控制个人行动的。世间的成规形成了世间制裁个人的“场”。一旦发生违抗成规的情形,世间就会对违反者进行惩罚。

对世间成规的违抗行为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当整个世间处于“节日气氛”的空间和时间中,即处在举行庆典和祭祀活动的空间时。据文化人类学家的定义,所谓的庆典和祭祀活动“乃是将日常性的生产营生所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的文化装置”。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挥霍作为财富象征的美味佳肴和装饰物品,并暂时中止生产行为。这期间对财富的挥霍不是为了生产而进行消费,而是为了释放日常生活中遭到压抑的欲望。因此,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逃离规范作为所有人的一种欲望是受到世间认

可的。换言之，“鼓励人们在庆典和祭祀时打破规范”反倒成了一种规范，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违背成规。^①

而另一种对成规的违背则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这时，日本人会认为因此而产生了“污秽”。正如冈仓由三郎所说的那样，“日本人的许多心理特殊性起因于对洁净的喜好以及相应的对污秽的忌讳。（中略）因为我们实际上所受的教育是我们习惯于把对家族和民族荣誉感的污辱看做是污秽和创伤，若不通过申辩加以彻底洗刷，就不会洁净与愈合。”^②因此，对世间成规的违背必然会产生所谓的“污秽”，这种污秽玷污了世间的名誉，所以必须“洗刷”，必须“净化”，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所谓世间的名誉又是多种多样的，因世间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

比如平塚雷鸟（“雷鸟”二字原为平假名“らいてう”）原本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才女，但在她与小说家森田草平因婚外恋而双双殉情未遂后，遭到了日本女子大学同学会的除名。作为向社会输送贤妻良母的大学，其同学会认为，不能让这种有伤风化的人进入会员名单。在同学会会员的意识中，她的行动有辱会员的资格。因为在一个个会员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纽带，所以对于其中某个人的行为，全体会员都有义务承担共同责任。或许借用理布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耻感的社会性分担。因为“成为流言蜚语或是嘲笑对象的人并不只限于那个当事人。甚至于他的家属和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连带蒙受耻辱”。（见第六章），即个人的名誉与其所属世间的名誉是捆绑在一起的。而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全体成员必然要采取一致行动来维护同学会的名誉，也就意味着必须驱逐那些违规者。但有趣的是，平塚雷鸟后来成了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英雄，实现了污秽的洗刷和净化，因此，把她吸收为会员反倒成了同学会和母校的一种荣誉。于是，在她去世20年之后，同学会取消了早年对她的除名，恢复了她的会员名誉。

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个名叫宫崎勤的人因连续诱拐和杀害幼女罪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其妹妹受其连累，被男方取消了婚约，父亲也只好解散了经营的报社，自杀而死。他们和这个案件毫无关联，但他们却

① 星野克美：『消費の記号論』，講談社，1985年版，第42—43页。

② 转引自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不得不连带蒙受耻辱,生活在世间的压力之下。换言之,即使在受到法律的制裁之后,世间的制裁依旧绵绵不绝地影响着当事人及其家属。

这让我们想到了日本的“村八分”这种对违背世间成规者进行惩罚的典型方式。在江户时代,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利益,防止外界的侵犯和欺辱,需要缔结共同遵守的村规。对违反村规的人家实行断绝往来的制裁,就叫“村八分”。受到这种惩罚的人家,很难再在村子里待下去,除了背井离乡别无他法。“村八分”现象的现在进行式表明世间原理还在很大程度上顽固地统治着日本社会。

贯穿世间的赠与·互酬关系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最内一圈的“亲人或者自家人”(日语为“身内”)、最外一圈的生人(日语为“他人”)和中间一圈的熟人、朋友同事等(日语为“仲間”)。而所谓的世间就是在“身内”之外的圈子,通过职业、爱好、出生地或母校等契机而发生关联的熟人关系,大体相当于上述三大人际关系中的中间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通常贯彻的是义理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义理关系具体化的一个场景,可以举出季节性的赠与习惯。

阿部谨也认为,构成世间的一个原理就是由“中元”、“岁暮”、婚庆、奠仪等所代表的那种“赠与·互酬”的关系,意味着接受某种赠与之后一定要还礼。换言之,在世间中,某人作出了某种行为,总是期待着对方能够以某种形式还礼,而事实上,不负这种期待也成了对方的一种义务,从而在两者间构成了一种义理关系。这种义理关系具有两义性,一方面以某种形式来表达继续维持情爱关系的意愿,但同时又希望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阿部谨也认为它是一种“赠与·互酬”的关系。尽管滨口惠俊认为,在这种义理性的交换中,事实上的等价性并不构成问题,重要的是礼仪性的等价性(见第六章),但一般说来,如果关系双方是处在对等关系上,事实上的等价性也就成了重要的条件,即在接受了别人的赠与之后,原则上应该返还同等价值的东西。比如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来说,中元时给同一公司的A君送了3000日元的礼品,但接到对方的回礼却是只值500日元的东西,这时赠送一方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可是,如果送了

3000 日元的东西却收到了 10000 日元的回礼,日本人也会同样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在日本的世间中,物物的交换是遵循某种节度来进行的,它甚至牵涉到对一个人的整体评价。与西欧社会的契约关系不同,契约是只关乎部分人格的东西,而在日本,赠与·互酬关系则关乎到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因此,还礼就自然成了评价某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日本在全世界都属于治安秩序非常良好的国家,较少发生抢劫杀人案件。但在发生了的抢劫案件中,不少罪犯的供词都表明,其行凶抢劫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而被迫铤而走险。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种理由俨然就像是天方夜谭,荒诞无稽,但据说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不还钱,不履行自己在世间中的义理,自己将没有脸面,无处容身,将遭到世间的唾弃。在法律和世间的原则发生对立时,他们首先选择的是世间的原则。

“义理巧克力”乃是日本情人节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更是折射出日本世间原理的典型事例。原本是情人间表达个人爱情的巧克力却成了公司女职员向男同事履行义理的道具。日本报纸上曾经刊登过一个公司女职员的来信,讲述她在情人节时倍感郁闷的心境。因为在公司针对女职员是否参加赠送男职员义理巧克力的调查表上,她表示不愿参加,从而遭到了公司同僚的白眼。显然在日本的风土里,赠与·互酬关系变成了一种伴随着集团强制力的东西。而这正是世间的力量。因为世间建立在赠与·互酬的关系之上,所以,给予某个东西的行为就给对方造成了某种心理上的负担,使他背负起了还礼的义务,强制性地相互间建立起一种“赠与—义理—还礼”的连锁机制,从而起到了润滑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换言之,赠与行为具有互酬的性质,自然会衍生出一种“相互扶助与共生的感情”,催生一种近似于村落共同体的意识。但这种互助不是无偿的,而是有偿的互助,即所谓的“义理·人情”。

由“中元”和“岁暮”所代表的季节性互赠习俗作为日本公司和亲戚间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其赠答的对象之所以集中在上司、前辈、权力者身上,也无非是因为赠送者期待着以后会得到有形或无形的回报,而接受者一方也对此心领神会。所以,赠与的意义是在当事人的人际关系中才凸现出来的,而不可能在赠与者一方就自行完结。赠与作

为附带于某个特定社会关系之上的当然行为,受到赠予者与接受者双方的期待,可以说很少源于个人的自发性或恣意性。而所谓的特定社会关系,就是“世间”。

✿ 身份的重要性

日本也存在着所谓的“身份证明书”。与中国的身份证主要是出于户籍管理的需要,主要证明持有者的住址、年龄、性别不同,日本的身份证明书主要是用来证明持有者属于哪个学校,或是属于哪个公司。即是说,主要是证明持有者在世间中所占有的位置。因为自己在世间的上下关系(用中根千枝的话来说,就是在自己集团的纵向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为构成世间的第二个原理,就是“长幼之序”。这种序列或者身份制度贯穿在世间的每一个地方。比如在学校这样的世间中,学长和学弟的上下区别就备受重视。甚至在“暴走族”或黑社会这样的非正常世间里,也完全一样,即便他们在对外行动上表现出旁若无人的骄横态度,但在世间内部,却依旧贯穿着前辈·后辈这种严格的上下关系。

在日本的家庭中,根据年长年幼,分别区分为长男、次男、三男等,而在欧洲语言中,却只用一个“Brother”来表示,在语言中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这说明年长和年少在英美社会里,并不具备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表示第二人称的代词“you”,而在日语中却有尊敬程度各不相同的“あなた”、“きみ”、“あんた”、“おまえ”、“てめえ”、“ぬし”等等。这意味着日本人必须每时每刻对自己与对方在世间中的关系做出判断,才可能选择出正确的用法,这与我们在第六章谈到日语第一人称的表达法很多,只能在与对方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后才能做出决定,是源于同样的道理。

而日语中的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等发达的敬语体系也明显表现了世间中上下关系的重要性。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日本世间中的人际关系和英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乃是截然不同的体系。而日本人必须根据自己与对方在世间中的身份、上下关系,来分别使用庞大的敬语体系。如果一旦在敬语的使用上有所闪失,就会造成对对方的不敬,被认为是一个不懂世